

砸断骨头连着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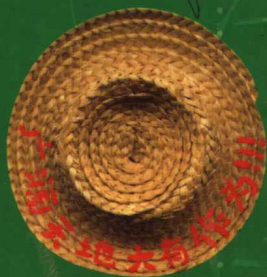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马莲花开二十一

拿起狗来打砖头

知青咸淡录

● 邹静之 著



我知道那片土地
任何一个夜晚
会指出那颗星 星岛白嘴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知

青咸淡录

● 邹静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邵 敏
封面装帧 赵为群

知青咸淡录

邹静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28,000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2722-6/G·433

定价 10.60 元

断 牙

(代 序)

牙断在嘴里,像有片风割断了最后的联系。一刹那,微微的响动,打断了一句正在说的话,然后静默,轻轻感觉,再……手从嘴中出来时已多了一枚残败的牙。坏牙中间已空,空向四周的最后一点连接就在此时断了。没有疼痛,直接的好处是,以后饭毕不用再找东西来挖牙齿,坏处是缺了一颗牙,它永远也不会再长出来了。这是过早离开我的,原本是我身上的一件东西,我短时间有种不完整的感觉,去照镜子,那原本有牙的地方空着一种寂寞,说话也变得笨拙起来。

我把那牙扔了,很舍不得,它与我生活了多少年呵!一去永不回了。扔掉后我身上轻了一点,人可能这样轻着轻着就没有了。

一生的结果该是失去,失去爱,失去牙,失去亲人和

2 断牙（代序）

时间，失去世界，我想即使有些人能有什么文章留下，那也是情感被文字夺走式的失去。这种失去的体验会被某种得到的体验所补偿吗？比如牙掉了就再不必挖了，比如人死了会得到纪念或宁静。

目 录

断牙(代序).....	1
-------------	---

砸断骨头连着筋

第一次割麦.....	3
青蔓.....	7
小小的自责	11
水	14
女的	22
破	25
欢笑	35

2 目录

避雷针	38
斑蝥虫	41
夜行狼	49
拉沙子	52
风中沙粒(三则)	54
凝固的火焰	6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作曲	67
走火	71
装病	74
一个偏方	77
壶盖	80
吃的劣迹	83
热油坊,冷酒坊	86
谈心	89
扛包	93
假领子	98
老尖	101
明谦	104
小灯	107
老由	110

马莲花开二十一

劳动(六则).....	115
那样的女子,那样的布	126
她美.....	128
送葬.....	131
欣嫂.....	134
想到些人.....	137
麦客.....	141
漏粉.....	144
天字的写法.....	148
失信.....	151
地气.....	154
因为门德尔松.....	156
做梦.....	161

拿起狗来打砖头

影子.....	167
沉重的纸.....	170
想起书.....	173
假也不易.....	176
高明的饮者.....	179

4 目录

五斤不醉,一斤醉	182
寻己录	184
农家饭	187
效果	190
美人与匾	194
吃饭	199
脱发	203
1991年3月2日下午3点的阳光	208
还乡日记(摘抄)	211
大荒(组诗)	215
编 后	225

砸断骨头连着筋

第一次割麦

在六团宣传队时，曾排过一个舞蹈《丰收舞》。六个女孩子，左手持条黄绸子，右手拿一柄道具镰刀，在舞台上做割麦子状，轻盈、欢快。那些假想的庄稼被割倒，收起，始终伴着微笑。我在这个节目中，担任伴奏。我总想奏出割麦子的效果来，把一张弓狠狠地压在提琴弦上，每每遭至乐队同仁的斥责。我想这是我割过麦子，而他们没割过的原故。

1969年到北大荒，已是8月中旬。麦子里还在地里泡着。连绵的秋雨，使得机车不能下地。麦子里熟在地里，像一群走不回家的孤儿。那时提出了一句口号“龙口夺粮”，当时我很为这句口号兴奋，它神话和战斗的气氛，极符合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心态。

镰刀发下来了，是北方那种简朴的镰刀，我们每人抢

了一把，学着当地人的样儿，在一块石头上吐口唾沫磨起来。磨好的刀，用指甲一试有轻微寒冷的感觉，一挥，身边的草躺倒一片。这增添了要去干事情的豪气。

出发时天还下着雨，我的同学们翻出各自的雨衣穿上，雨衣的形式各异，大多是那种浅色的风衣，它们都来自各人的父母。更可怕的是那些风帽（大多是鸭舌帽，或干部帽），戴上之后，使这支收获的队伍显得有点三心二意。

没去过北大荒的人对“地”不会有明确的感觉，他们会认为无非是从高处往下看，分割成一块儿一块儿的田地。北大荒不一样，有些地拖拉机开个来回要一天。割麦子？一支镰刀突然变得极其微小了。

我们看着这铺天盖地的庄稼，无从下手，排长叫喊着一人两条垄，将每一个有镰刀的人推上前线。我旁边是小哑吧（他不哑，只是舌头大，说话不清），此时他的装扮更像一个潦倒的商人，风衣的下摆已然涂满泥浆，鸭舌帽与他的头不够配套，低头或抬头都会罩住他的眼睛。

真割起来时，那种挥刀砍草的豪气一丝不存了。一束一束的往往连割带拔地搞出来，刚割出十米，双腿就全部陷入泥里。麦子们浮在泥浆上，不是等人来割，该是等人来捞。雨下大了，整支人马全都将双腿陷在泥里，用眼睛去看排长。排长打了个手势，很轻地说了声“收工”。人马从泥里爬回地头，割下的几株麦子被泥水掩埋了。

泥水是战争失败的原因，回来的路上我想起了滑铁卢之战。

以后的一个月中，我们都在七号地中割麦子。天不再下雨，地渐渐干了。几百号人在漫无边际的庄稼地中割着，他们时时直起腰来看看远山——那地的边缘。

开始几天，那些磨快了的镰刀，相继割伤了许多同学的手、腿。我不再磨刀，用一种砍割的方法前进。在这儿我要感谢我的一双破翻毛皮鞋，它抵挡了很多次镰刀的偷袭，我没受伤，全班三十多人只有两个人坚持着割下来了，我是其中之一。

最难忍耐的是没有水喝，担水的人从遥远的连队担过来，水只剩了一半。反应稍迟，水桶就空了，当你面对空桶时，渴就更强烈。后来我发现那些低洼的地方有一尺来深的积水，上边浮着一层绿苔。狮鼻想了个办法，把一支空麦秆探进水里，避过绿苔轻轻地吸那些积水，这使人想起在北京喝汽水的优雅姿态，大家纷纷效仿。结果：狮鼻一人得了痢疾，其他人依旧大便干燥。

因为远，午饭都被送到地里，那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手表，往往以肚子来计算时间。很饿了，割麦子的人，割一下，回头望地头一下，倘一见到送饭的牛车，放下活儿就往回跑，没有比扑向食物的感觉更让人兴奋了。一地的人往回跑，很像我后来看到的马拉松赛的开始，虽然，人没那么多，但气势差不多。每个人的两手抓满了包子（有时是一碗菜，几个馒头），我一般吃七个包子，最多一次吃了九个（当然二两一个），这是一般的，狮鼻吃过十二个。

吃完饭可以休息一会儿，我们用捆好的麦个子，铺成

松软的大床，大家躺在上边，让秋天的太阳照在身上，看着小虫在麦草上跳。那时唯一的愿望是，别让我们再拿起镰刀，去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麦子。

我第一次看到鼯鼠就是在那段时间。似睡未睡时看到它像一个游荡的魂灵从泥土中钻出来，用睁不开的眼睛对着我。然后，爬到我的破皮鞋上去咬鞋带，那感觉很甜蜜，我唯一担心它会从鞋破口中翻找我的臭脚指头。

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最终没能割到地头。机械下地了，我们收起了镰刀。这时相互看看，大家都很黑，也很脏，身上开始有虱子，有的人开始学抽烟，九分钱一盒“经济牌”的，抽得直咳嗽。第一次接到家信的人都悄悄哭过。十月一日，我们收听着北京的盛况时，看到窗外下起了大雪。

青 蔓

在北大荒因无霜期短的缘故，大多数作物都不能生长。又因其土肥，冷暖反差大，一旦长的作物便出奇地肥硕，味美。在漫长的冬季(六个月)主食(白面)是不会变的，副食大多也不变，菜就是土豆和圆白菜，做汤或炒，炒或做汤，一个冬天那个写着菜名的黑板没有换的必要。当然，同是炒，有时内容不同，如连里死了牛，土豆里就有了牛肉；如死了猪(只要不是痘猪)，菜里就会有肉皮，或很肥的肉片。这种事并不常有，因猪牛并不常死。我吃过一次被雷劈死的牛，肉木顿无味，所有的鲜美，好像先被雷火夺走了，剩下的肉有其名而无其实，真正的味同嚼蜡。再有老母猪肉也不好吃，无味且坚硬如胶皮，虽然，还是要吃的，哪怕只取一个吃肉的虚名心里也会踏实。当然，其间也吃过一次小牛肉，很鲜美。吃过后，被同学

狮鼻告知，是公牛骑死的小母牛。便觉得那鲜美后的残酷，像是帮了坏蛋的忙。怨他嘴碎，何必告我这些。

土豆和圆白菜是如此重要，秋天一到，便要组织人去地里把它们抢收回来，一车一车地卸在菜窖旁边，再从一个小窖口中把成千上万的菜运进去，冬天就安稳了。桌子上总会有两样东西吃，好像这样才是生活，否则，就只有吃一种叫“不留客”的咸菜来度日了。那样，一个冬天下来，人会越吃越难看，像腌缸里的缩缩萝卜。

菜窖在生活中是如此重要，但那时每个连队都没有一个像样的菜窖，许是认为革命比生活更重要，越苦才离革命越近的缘故。那么多杰出的土豆、圆白菜抢收回来了，没有及时地下窖，一场雪来，所有的菜全冻了，以后，做菜的工序是：先用镐把冻菜刨下来，然后化开，熬好，再端给你。让你空有伟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这些菜会有酸臭以外的其他滋味。生活的甘苦总是尝不过来的。

改造之余，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菜窖的重要，终于觉得那不会占据更多的改造时间，也不至于腐蚀革命意志。于是挖很深很广的坑，盖上简单的顶子，在下雪前，匆匆地把菜传递进去。以后，漫长的冬天，就常见到炊事员从那窖口爬出来，拎着一筐筐温暖的土豆或圆白菜，使人感到生活的主动和继续。

菜窖有了其他作用，是出事后才知道的。我平生没下过几次菜窖，只在偶尔的帮厨中下去过。窖里有电灯，一开，便照亮了那些土豆和白菜们的脸，窖里虽没有风